皇明嘉隆疏抄

南京禮部尚書臣霍韜謹

奏為陳愚悃少裨

聖治事臣伏覩　聖旨有關國家大計各陳說來行

欽此臣切見近年凡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陳長治久安之策為

社稷任其憂者也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為身謀

不為　國謀也臣嘉靖元年曾進三劄嘉靖七

年又錄　奏疏二帙仰塵　聖覽矣切念臣之

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實欲為

朝廷革盡積弊立　宗社千萬世無涯之基心有

餘而力不足臣今再錄嘉靖第二劄仰塵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 召各官詳議萬一
少有裨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十數年
獻上愚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幸甚

計開

錄進嘉靖第二劄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
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
對曰自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非非也
大臣惟擇大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
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
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覘風化矣知

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實人
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于此推問廣詢可乎如蒙 首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需
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
供億幾何 藩府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
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
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
者乎沿代愈深流弊愈極盡有以處之乎次
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

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
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
猶夫昔也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官添弊冗
政紛多門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
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
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
要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
圉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
久愈冗糧食無措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幾何內臣幾何儀賓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宗藩內官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必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脩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軍器脩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

國計日艱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
情真著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胥利忘生不
有倍於昔者乎經奏有此數也敲椎究死不
有加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
究　國體攸繫盍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
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
一人享之其百費饒也固宜再世再有五人
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衛[illegible]
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illegible]

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
復圖二百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
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
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
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也
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官
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
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且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

患以適夫時宜之制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
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承夫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
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
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由內臣外臣恊心同憂竭
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
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　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
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內

臣勲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

以紓目前之急

國家得衍久大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

退聽克己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

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功之感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嘉靖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本昔年朕已備覽多係浮文如何又來瀆奏

該衙門知道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陳以勤謹
題為披竭愚忠條獻末議以少禆
聖治事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凡百執事
咸願竭智盡忠緦緦焉懼蹈于曠職之罪況乎
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于他人若但憑籍
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
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
員容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于
內閣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

已多講求而措于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
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
漸次舉之顧臣年来多病血氣衰殘理當退身
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無愧歉謹晝
營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
多之言實于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
乞
聖明加意垂覽 勑下該部早 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計開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主所以

屬世磨鈍恃有此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
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来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
道耶盖諸部司屬計俸躡級必荏苒歲時乃
得為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
朞即躐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悒悒不得志
矣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
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
崇峻乃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
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

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令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于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乃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于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第一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
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頭致身樞要然緣速化而起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為不

而姑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𨷂殊擢于前而復難其任使于後此其故何也盖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躐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録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來末之有改至如科中内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

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難乎今欲曠然一矯其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論議其優游循默低佪庸衆閒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純潔有宋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

郎中都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
堂員缺簡而用之所任重則所擇愈精然後
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
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
居顯膴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
且令 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
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
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
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
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
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

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
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
內外臣工均宜倣而行之而施于郡縣守令
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
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任者各媮為
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于政教科條為數
世利耶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吳越
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化以臣

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似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一隅而不徧于天下在州縣則惟于舉貢而不及進士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于舉貢不久于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于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為善者無幾也其

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于功名之
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且將懈弛而墮
于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
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
體待遇即于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
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
名籍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
習常慣令黷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
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
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推擇其約己愛民有異
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

之期各撫按官䟽名以聞本部又博采輿論
總校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
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限之九年
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
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
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即左右缺少仍補給事
中隨授以應得　勑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
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
則為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于
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酬之亦異人
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

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群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年而天下之賢守令烝烝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

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謂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閒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人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廢贓吏臣准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贓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浸漁百姓聚斂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于枉法受贓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

失寢以成風不可禁治故先臣何瑭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切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慾如饕餮剝民之財蠹于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為所欺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舒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劾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致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浪

籍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覊縻日月照常歸結刓治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于為名也其始也以廾市狙獪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谿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縣官廼其所甘心者方且覔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目為雄傑矣今欲禁吏而止于罰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非其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

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從吏訊可謂盡法矣廼復賄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為而洩　國之紀綱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參　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係入己贓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則追完放歸重則仍依律問斷即婪求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濟之

自常俸外皆是朘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莚𦾨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臠其肉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令而後得反之也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輙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日月冀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前而樂于盡職追贓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為非臣之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伏乞

聖裁

一廣用人臣惟　國家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至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官又嘗下詔求跅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以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之士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其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爲王國

禎幹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者有膽畧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鈐術數者有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畎畝屠沽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爲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又抑心下氣顧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即不幸一旦有事環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群然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

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在外則為夷狄效力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前所為豪傑往往皆是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姦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命養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具自以仕進無階居常怏怏[illegible]鷹準[illegible]馱不能忘飛揚奔驚也夫當平治之[illegible]萌牙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illegible]至弄兵萑苻此輩相率攘臂其間[illegible]䋣之則貽禍必非小小于此而[illegible]之計[illegible]

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牙爪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摭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謬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禽敵之士

輻輳而出于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急盖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聲援無以鎮定人心　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

以應也久乃曰無兵柰何當時臣心竊危之
近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兵可以入援一節
甚為得策請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冀
地其人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南
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曹角藝入懸弓
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
今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捍衛　京師但恐處
治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患若而精銳者未必
羅致亦為無益臣以為苟欲無擾民之害而
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僉勿濫訓習以時
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

勑下巡撫令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畧倣成周因
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户籍若干餘汰去老弱
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
報其一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一人即州與
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
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
奇兵即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
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户籍呈送巡撫
兵備官以備稽查練操之期定於秋防後農
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每月不過三次紀律
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

既畢即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錄
隸尺籍者將平日雜泛徭役悉與蠲除仍免
本身丁銀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毛
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頭役
于官既無所損而無丁者又得優免以蘇其
困無別差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其
用之為兵而萃于行陣不用之為農而散于
田里蓋不費廪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為
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縣既已奉
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
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

者大行賞罰以為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
即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以防禦至于都城
脫有警本兵奏　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撫
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
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為幾軍每軍以一大
將領之通共計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
近京要地以為聲援所以壯
國威固根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
宗時籍河北强壯揀為義勇寇至則翔集赴
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三丁取一教
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

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能不懸賞以勸今須豫為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岀畿內勲戚地甚多俱有租銀其真保一鎮各山口撤兵後即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竒似為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于此宣德成化間嘗命各布政司增添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添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濟著令詳明所爲愛憫元元計安四海之道甚備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爲迂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求利太急民心揺惑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粟重以急政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四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積悍之衆奮臂起而爲盜蓋緣勸課不行停積無策以至于此所關係非細事也臣竊度此以爲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

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官外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偃有侵沒堙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所瀦積及當農期則遣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穡事平徭薄賦稍舒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鎛而逋畝者鮮矣夫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未有

農事舉而人不克行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
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而為已應
得往往取充私囊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
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耳及遇年
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虔卒無以相
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
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
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
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穀夫天下豈皆湖南
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
成事者也至于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畧做

隋唐遺制皆立設義倉遇豐歲則每粮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粮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與各倉之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與每倉擇一有才力人户充義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查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為壁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斂散送户部照對仍乞

勑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

見能為　國立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
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
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廩庾皆滿家給人
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此富安天下之術也
再照農穀之事至為繁細一有不周反致擾
害于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況
能徧以陳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
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隆慶四年六月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治理具見忠猷該部看議了來說

大學士臣張居正謹

題為披瀝愚忠直陳時政切要以仰裨

聖治事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脩身建極以為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脩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

天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氣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機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

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夙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
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賴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以前後不免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决於愛憎以多紛更事無統紀又如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逐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白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

賢否豈能洞悉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譚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此其又也或行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往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勑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耶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能兵士譁於伍異論紛興訛言踵至於是議鍊兵者又紛紛矣且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所有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

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
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
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
織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
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
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政此最當今大
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
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
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討
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

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奏章務求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脩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

伏乞

聖裁

一振綱紀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

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綱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於微賤而強梗稜峻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禮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蹊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

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夫徇情之與拂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官守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曲狥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伸仍乞勅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公持道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必是緊關事節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勑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下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泄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槩從

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
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祈何由而當　伏望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得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　奏聞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

嚴立限期書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 制之罪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得用舍賞罰之實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之才難之歎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

擇之不[illegible]其所長

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并駕而俱疲竽籟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倜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慧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

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及任事不責成吏調太繁遷轉大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来又有一種風尚士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敷陳連篇累牘至𦓤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既失職事何由舉凡此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愚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

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

願

皇上愼用名器愛惜賞爵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

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

亦不宜吝無功於　國家雖顰笑之微敝袴

之賤亦勿輕與仍乞

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規凡京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

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斥者乞將

誥勑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

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採之以毀譽毋襍之於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等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再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

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遞
遷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才亦
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勑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制欲攘外者必先內安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
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
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以無虞惟
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
乘之而起蓋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

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甦生
獨昨歲以元年蠲租一半　國用不足又邊
費重大　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御史分道督
賦及都御史清理屯田鹽法皆一切權宜以
佐國用之急而人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
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
姓窮苦亦無別計以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
催觧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
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
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爲[illegible]之

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歲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切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

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乞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汙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户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匱者其弊何在

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幷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困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查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田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

伏乞

聖裁

一飭戎備臣謂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剏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

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
之士得効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
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患
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
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
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
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
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士孰不思
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
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息偷安則雖有兵

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俯舉
時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
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
於選揀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時簡精銳
伺其虛實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
此數者非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
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著實舉行俟秋
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
郡在在有備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
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久習驕
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
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
武事而戒不虞今　京城内外守備单弱臣
常以為憂伏乞　勑下戎政大臣申飭軍政
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将官之賢否一以觀勇士之
弱強有技藝精熟者分别賞賚老弱不堪者
即以汰易不惟使　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
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

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隆慶二年九月初二日奉

旨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

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臣殷士

儋謹

題為懇乞

聖明急圖政要以保治安事頃緣災異疊見時務多

艱該言官疏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

一疏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竽

九卿義不容默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

財始于君子先慎乎德孟子謂人不足適政不

足間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萬化之原

斡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詳科臣

原疏所惓惓懇望者在乞
皇上宣詔大臣咨訪商確俾各以職條對務求實濟
而該部覆奏亦請　仰法　列聖俯采群言將
宣詔大臣一事亟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以消天
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不此之圖雖條奏叢
委封章山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
也考覈論薦冊籍俱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
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知之外乎若吏
部雖知不敢舉必有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悉
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素有成算

敝竇源委又懷隱憂卽日諸臣條議豈能出戶
部所知外乎若戶部雖知而難于議難于革必
事有掣肘窒碍非奏牘所能達耳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材而任之惟
宣召吏部大臣令其　面對盡實心用事與論稱賢
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論薦某宜于南某宜
于北某過今可原宥其例稍宜疏通一一盡言
之
陛下再與輔臣　面相商確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
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乏材之可慮
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費而裁之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　面對凡沿襲宿弊浮沉當覈
無問　宮府織鉅並許備陳直指某額可減某
費可罷某宜年月當清查某宜即時釐之一一
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臣　面相商確毅然獨斷則懲艾振刷
之餘自然源潔流清可期饒裕何匱乏之為患
哉昔宋人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從其
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使多侵奏
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充
使史傳記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

達其誠悃互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二臣嘗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愛惜人材之　盛德非有他也既入並從
報罷是吏部所薦且未蒙　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和香稅庫局舖墊等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贊我
皇上愛民膏之至意非有他也言出既獲　譴呵是戶部所陳且未蒙　嘉納矣則諸司臣庶即人各一疏所薦所陳又孰能適當　聖心仰回
天聽者乎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多從亦且言敢諫中

得之故用人者與其下收戮類之士不若優骨
鯁之臣如前吏部所薦二臣盡嘗經歷邊方乃
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必能忘身徇國
始終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緩急決可恃賴
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耻輩益開倖進之
端乎昔人謂天下之費有舊約而今[illegible]必求浮
之自而杜之故節用者與其加察于[illegible]若法
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雖浮冗不[illegible]在此
由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illegible]
弊源漏卮可實也及今日圖之撙節[illegible]
實効不愈於毛舉瑣摘為稜甲就乙之[illegible]貽

斯民之困乎臣質劣寡事體茫昧誠不敢當問
臆度妄有塵
瀆竊觀言官部臣建議奏章
所歸重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故迂愚之見
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
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
理財事宜但責成部
臣所言當理
俯垂聽納
廣仁恩以容戇直
慎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脩
繁文可省所以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
保萬世治安端在此矣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顧存仁謹

題為陳愚悃以廣

天恩以昭　聖化以保　天休事臣聞宋臣張子厚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臣聞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

怒君道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善述窮神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之心為心天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故帝王之治始於羲農成於黃帝至堯舜則通變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文而海不揚波當時之贊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不用足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

人文之求洽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
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
未嘗不歛神功休養生息以凝天下之志此
其治所以稱盛說者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
間者有自也自成周之後歷千餘年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元之制而一準於成周
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
我
皇上中興十有七歲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革或
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露靈鵲不一而見乃今秋

明堂 配亨稱 祖稱宗而景雲晝見亦不旋踵及至昨朔 冊上

皇天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

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垂歆天日晴明當其時宇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懽忻無間雖唐虞成周之際直元會合之道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聖朝之禮樂可謂曠古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 備員該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進

天休頌　聖德者不爲
陛下獻之豈惟以負
陛下抑且以負　良時矣謹條爲五事冒昧上陳伏
乞　勅下廷臣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
下得睹虞周之盛而萬世之下復稱
陛下爲恭己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一時也
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又惟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聰
計開
一曰廣贖湯之恩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

不違其志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且然而況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皇天上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古未有之
典禮也　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
見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囚而特
詔暫罷上廣　天恩又該御史胡守中奏決罪囚而
順天八府一體　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日令　詔示中外使不溥承天意以廣
天恩破常調以垂　曠典則
陛下視今月亦猶夫常耳其何以昭示華夷而超越
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皇天之所以子愛者不止於
京師我
皇上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畿輔也即令天下罪囚
暫免行刑者止於畿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畿輔之外業已處决而不及　奏免者獨非
皇天之所生而為
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謫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

昨因 廷臣建議俱已 詔宥無遺所未及
者止於馬祿楊慎呂涇馮恩等數人爾即今
顛沛歲久劉艾日深而劉濟豊熈聞知病死
其他摧沒風壓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
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
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滿堂懽笑而
向隅獨泣臣決知
聖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是萬一不蒙 恩宥而齎
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至仁之累哉
伏乞 勑下 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

比前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　曲賜矜宥
俾得生還鄉土均為盛世之民同歌太平之
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適來
薦舉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
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
者亦乞　賜優容豈惟臣民之幸哉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也
二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俗吏矯
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
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
之言深識治體之詔也今我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盖世可謂咸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
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垂裳而治之日也夫何邇年以来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不究
國家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薄書期會之間不詳主民之大利大害惟瑣瑣於毛錐簽邑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與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附於愛人者復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未及而民不勝其擾矣況未
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節用後之欲自附
於節用者欲復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度固
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生矣況未必節
乎此自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使為當
道者更復惟其名不惟其實形之薦剡考課
之最者俱若人焉則後之為政者安得不效
尤之而日復一日人甚一人耶信如是則政
體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
不得不衒奇以華衆歷指以待遂蓄患積弊
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民以助

陛下宣派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司
國柄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所趨或有所偏而節年
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頒之　詔諭詳悉
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覲官員欵開利病
吏部擇題者皆簡要而切當但當官之到任
不齊而邸報之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
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不視為故紙束
之高閣甚者限於不及觀智者恥為不足觀
反欲出已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

皆享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不由於此伏乞
勅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脩職業不必好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
部即將近日條陳利病及查近來
欽奉事宜凡有益於郡縣者悉梓成帙遇初選官員
如降須知事例人授一冊或行司府遇新官
到任之日授一冊以便省覽未必不為筮仕
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
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兼矣
三曰重撫按之責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薦劾是撫按者

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所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其人耶如往年

皇上勅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先盡職以爲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急缺風憲官員事奉

聖旨近來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你每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

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臣惟撫按之爲効不貴多而貴精至於巡行之懲勸貴精矣而尤貴不絕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

人而天下懼者用是道也以薦劾言之如近年之指深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庸品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言之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輪者固不足道至若以羨餘為課最而委之查盤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強為能吏而託之訪察者惟願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者也他若唯諾聲拳而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安而不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

御史顧璘兵科都給事中宋隆椿已言之矣
至於吏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才不
甚相遠而許丞廉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椽翰
之徒旦夕臨之於民上當道者據喜怒而責
成效不知數易長吏送故迎新所易[illegible]一新又
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illegible]之言
尤為今日切弊也伏乞
勑下都察院行令撫按今後按臨務要恪守職業共
持大體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更簡調繁
以報
上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調撫

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交固其心則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四曰精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材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鯀治水無功必待九載而後考黜臯陶為士執法而究宥之三信夫人材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考察京官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而精考校臣恐以二卵棄干城以能言信宰我不肖者漏網而為善者懼禍矣臣聞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脩飭而考黜數少至成化
弘治之間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京官而
至今稱冤者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
或狥耳目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
恣恩失之太濫而過刻也邇因廷臣建議各
官之負屈於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汰濫人材
之可惜乎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與用者即
往年所謂不肖而考黜者與其憐惜之於既
黜之後孰若精慎之於未黜之先乎此其情
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況

皇上御極年久　德化之浹洽諸臣比前特深而諸
臣之漸染涵濡視向亦異此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於垂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忘於
家人父子之日者即今　大禮告成
皇上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
奔走後先周旋　侍從之間覲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垂　曠典以優其身家以矜
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仁之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勅下部院明年考察
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正開誠

布公比年前事例特加精恕以仰體

陛下之意以上答

皇天之心

陛下之於自陳待罪者亦乞緊 賜優容待天下以

君子長者之道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

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精一執中

之言盡之矣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庸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告顏淵

而又終之曰放鄭聲遠佞人信夫邪佞之言

易惑而可畏也乃今 明堂告成雖因豐坊

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璋何人也
而議禮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禁止有　旨矣葉凝秀何人也而乞度其
他蟬噪蛙鳴紛紛不已投書獻頌源源不絕
適此禮樂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不預
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聰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以擢　國是者不特
於葉凝秀矣伏乞榜　諭中外以昭示人臣
使知吾　聖教大明如日中天或有前項之
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衙門務要參駁
究治及照考察京官目今在即遡來遊食之

徒多有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住
京師希圖教唆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
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暮夜粘貼糾習成風
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近
該禮部參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名色人員潛住京師以建言
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唆挾騙人的著
緝事衙門訪拿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意先已得之矣伏乞　通行巡城御史緝事
衙門預令用心緝拿重則問罪口外輕則遞
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勤惰務使公議

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喙於蠢蛙

國是常持於 廟堂而不搖惑於萋菲則政教一

而風俗美人心定而士習端 國家之元氣

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奉

聖旨這本內云釋氏之徒却稱業疑秀本是道士如

何謂之釋徒僧道同皆謂之異端但

皇祖於道士用於

郊廟付以春秋吉報

大醮凡爲民也又敢褻

大儀之典援救罪惡之因頗存仁這厮實邪佞之尤

著錦衣衛拿来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發口外

為民不許起用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王宣謹

題為陳愚悃少俾治化事臣一介寒儒誤蒙

聖恩擢居言路自念平昔有忠

君之志有愛

君之誠無階以達今幸遭遇

聖明勵精圖治容受直詞乃臣自效之秋况官以諫

為職苟緘默不言負

陛下也謹條切於時政者四事伏惟

少賜睿覽

計開

一曰節寬嚴臣聞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
和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陛下邇以禁網開闊人心懈怠一舉而激勵振作之
使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可謂得糾慢之宜矣
但嚴寒之後必有陽春糾而不已竊恐觀望
成風未免失之急迫而流於綜核操切者有
之伏乞
陛下稍舒前日之嚴濟以寬厚和平之治使天下之
人知前日之嚴者所以救弊也今日之寬者
大聖人德合 天地不以耳目隱發為明其道本如
是也則威惠並施剛柔兩盡而天下之理得

矣

二曰愼興革臣聞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羨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得宜則可善治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陛下始以法度漸弛弊政日滋一舉而整頓脩明之使利者以興病者以革可謂得化導之方矣但先王之政協于中道竊慮更之不愼則革者未必便民而利者適以啓患不如循常習舊之爲愈也伏願

陛下周思審處長慮却顧必求理無愆違情無舛錯宜于一方而足以定于天下行于一時而足

以垂於萬世則綱維不紊體統有條人心安
足矣

三曰貸狂愚臣聞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
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虞舜所以稱為大智
者非以能好問好察而隱惡揚善乎邇来言
事之臣多以聞風欠實自取疏外責固無所
逃矣但唐臣陸贄有言諫者之狂誣明我之
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伏願
陛下不追既往許其將来言之當者採擇施行
陛下固所不棄其或未當亦乞　曲賜包含弗加譴
責則　聖徳大於有容人心將以無怨善言

日聞幽隱畢達矣

四曰和臣工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至於事有可否是是非非於一堂之上惟善是從不必出於已有失必諍不暇顧其他及夫議定事成諧和如是以故庶績咸熙諸葬彙漢臣阿衡曰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鬧之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可不戒哉邇以化理更張依違往復在廷之臣或不能釋然於此今議既定矣事既成矣可以諧和如是矣伏乞

天語叮嚀戒飭期於同心同德效唐虞師師之風無

詐無偽監袁周諭諭之弊則公道有托私意難通况群臣和于朝而後萬物和于野不如是而望災異之消禎祥之應有是理哉四者時政之急務治道之大方臣之所聞見如此

陛下不以為迂闊幸甚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翰林院學士臣郭維藩謹

題爲陳愚衷以恭復

聖諭事今月十二日伏蒙　御劄賜到　内閣

聖諭曰今日講官會日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又

諭維藩曰去急躁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規

御等以朕意諭問之令其將所指開陳以採當

時急務欽此臣於是有以仰見

皇上愚夫亦問邇言亦察與大舜其異世而同符者

臣承　命警惕罔知攸措臣意之所在則不敢

隱於　君父之前也夫躁急者博大之反更張

者惇實之反臣觀近日人情喜彼而厭此誠有

月異而歲不同者試以人所見者言之

國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見于　會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多製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之服以至徂儈之賤亦有然者此更張之見于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踈畧於人事之實深察於陰陽變化之微筆其誕說以訾先賢務為詭為翱躬為禮交手相攉究其中心誠意畧無禮樂此更張之見於言語者也及其相接其言恬然相尚莫之知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若夫居官者以譸張為變通以安靜為腐鈍以寬厚為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矯俗以

欲媚為適時譽彼毁此伸彼抑此不以為異此更張之見于人才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風俗者也如是則風俗薄矣人才關乎政事者也如是則政事龐矣是豈細事而聽其所至哉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然我

太祖皇帝取庶常吉士之意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衙門

太宗皇帝因之故名臣多自此出今建議者以為市恩樹黨而不選則育才之途塞矣至於

祖宗歲貢之置止以食糧年深者起送踈壅滯畧器使也而邊方之貢不限年資止考居優等其法

則又疎也盖以邊方之士學問文詞不及腹裏
生儒也今建議者主於考選貢舉夫英妙之人
既於科目中取之而歲貢又復參取則年長者
者永無出學之時而邊方之學必至廢貢矣夫
先王之制側者守門瞽者司樂無廢人也今年
長之貢其才縱無可取然所習經書未必盡至
廢忘使司教訓亦可以責效今如此則
祖宗曲成人才大小幷用之意失矣若夫提學之官
以道德教化之效非可以近卜責今以考選歲
貢生員黜退五名不問歷任久近一槩降用似
亦逕矣夫士之類資生有遲敏識見有淺深功

力有生熟考校之際乎高下優劣前後懸異雖當事者亦不能自定況提學乎

朝廷以道德教化授提學而以考校之細故罪之是放飯流歠而問齒決之類也非所以重教化而求實效也近又邸報中觀各衙門條陳事件雖多為 國之至計但立法過嚴求人過深者間亦有之伏惟 聖心虛明神妙萬理深涵聽言用中若决江河恐采納之下普

賜施行則天下或有受其弊者臣愚有激於中犬馬之誠不能自已故於講章內及茲重塵

天問豈敢隱諱以重不忠之罪哉輒敢披衷

上陳伏望
聖心念　國家政教之重審　垂憲貽休之謀復庶
吉士之選寛考貢之例免提學之罰
明諭臣工戒異尚崇本實以脩職業仍乞於條陳之
言擇其籌慮弘深事可經久者行之如是則
國家有利生民蒙休其於時弊或可少祛矣
嘉靖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凌儒謹

題為敷陳愚見以裨

聖治事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遘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智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休德臣愚偶有所見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

君父之前哉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貪墨者未見田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姦慝屛除矣而賢哲之伏處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夥夥焉延頸企踵以俟而

不容不亟慰其心者也臣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計開
一曰重貪墨之罰以勵頹風盖　國家建立在
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
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
知縣等官苟此輩不貪即貪不甚則保釐司
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奈何此輩
提方寸之權任意伸縮朝夕營私執敲朴以
鞭箠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
與夫因事受贓掯公科歛甚至假借軍餉名

色動罰大家富戶輙至幾百幾千椎髓剝膚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贓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遠苞苴而　明旨屢須復諄諄乎私餽是禁迺日聽外官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勑下部院通行撫按將屬內貪黷異常者不得優以藩司官尊甲科可惜不得待以朝　覲觧斥差完論劾即不

時指實奏　聞仍令該部今後遇有指名特叅者不得槩擬閒住爲民務須重擬以憑拿解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輕應提問者該部仍酌量地方遠近限以具
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倖免其有先經論劾見行提問久未報者通行切責爲何姑息姦如此則禁例之中飭畫嚴風聲之感別而懲一警百之餘庶貪黷者稍知改轍矣伏乞
聖裁

一曰革虛冒之弊以求實用蓋

國設置春秋操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采畿之戍最其善也奈何法久弊滋有虛名而無實益除山東河南尚依期赴營積弊頗少者姑不論外獨江北直隷臣自束髮以来未聞每年有一軍士上班有一批廻附卷者適来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參提降罰殆盡卒不能使一人来京何也盖中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竒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内又該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

役逡巡赴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東支西吾萬一稽查即便棄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積猾之徒專一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同搭剋費放者十且八九此其勢有所資既不能來而姦有所售且不必來其為弊非一日矣夫　朝廷外則歲費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分毫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彼亦愛禮存羊而不知操練之實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北操軍免其赴京並將原

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依限徵收批差領操官一併解部則內外所積歲可得銀十八萬兩有奇然後付兵部以十分之三以爲各營夫役之費貯兵部十分之七以備緩急召募之需盖所謂一舉而兩得之矣其在山東河南附近常來者則嚴行清查一如該部所議如此則實旣覈而名亦存財不歛而用自足達權通變之餘而官軍公私兩利俱存矣伏乞

一日拔隱逸之才以振士氣蓋人主遠姦為其
妨治籲俊將以維風固有益行而不容偏廢
者也哉

皇上臨御四十二年以來　壽考作人凡布列在位
者固濟濟名譽髦之士然其砥礪名節伏處
山林者求之海內可謂盡無其人哉舉臣所
知則充養純粹輿論久孚有所謂吉水羅洪
先其人者行誼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上海
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傅其人者廉正自
守終始弗渝有所謂汶上吳嶽其人者剛毅
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悌其人者此

數臣者或懲創益深而行能可用或沉痾久
起而年力方強即令身處畎畝之中非不忻
忻然幸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亟為錄用而使少者日以壯
壯者日以老焉則沒世而風采不表見于後
固若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
臣謂頃者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復考黜不
肖人才亦幾於乏矣於此而舉隱逸以接續
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已者合無
勑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謬妄將羅洪先
等隨材器使及時登庸既不使臣冒不知而

舉之嫌復不使天下抱舉而不用之嘆不復
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詳許地方撫按各拔
其尤錄其名以　聞毋以濫舉以樹私恩若
三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坐連所舉如
此則江漢鮮垂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
拔茅連茹之餘庶列者咸知所觀感興起矣
伏乞
聖裁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廝市恩賣直無故奏擾錦衣衛拏在午門前
着實打六十棍著爲民

尚寶司司丞臣鄭履淳謹

題為竭愚忠以陳政要事伏惟時方多故萬姓愁咨頃年以来上持議論買煩終之及民之澤下實窮愁蹈躓畧無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各失其業兵災徭賦率主靡寧燕雲邊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則四鎮無烟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狠憑依而黨聚相扇淅直閩廣財貨之數也師勞費劇而奸宄未殲搜斂日新耗蠹日甚請給日倍於增剋帑庾日罄於那移

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敝飛

輓多艱杼柚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
可息敝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餓莩荒原朱殷邊
圉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淩夷卒伍驕怨內
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
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吉凶災害洊
至緩急無備根本潛搖殆有陳涉阿骨打之徒
窺伺於世雖李綱宗澤之才展布尤艱天心人
事種種可駭臣等慟哭流涕於

陛下前

皇上應卧薪嘗膽於宵旰也饑寒迫身易為衣食磬
磬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

切虞廷困窮之懼則天所以驚動海內者適以
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
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陛下御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
一當 聖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乎憂虞閔毖
天步艱難文值不容靜逸之時矣寧曾
召問一大臣 面質一講官 俯納一諫士以共
晝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亢睽孤危乾坤否隔
欲見君子阻于車鄰遇巷約牖寐無取舍忠言
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簪之

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曰親絶疇咨之益
便殿邈晉接之期田話旣懲趙普奚從而補牘
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于因循賢愚
襲於玩愒功罪之名實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
善類旣失於振揚厲階陰啓乎奄寺言涉
宮府輒肆阻撓梗在私門堅不可破今也童牛羸
豕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計莫施逮其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風行勢脅纍積權移會使台
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謳悔于孤立威福倒驅
于冠裳茲霜雖未氷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患起
于朋況旁觀于內果何時也而處堂燕雀蔽日

要羅牽制游優深頤隱憂誠恐川潰土崩一旦
决裂不可復救萬姓洶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
疎間自開闢以来未有若是可以永安者寧頤
委之由順裕盛而 端拱淵默遂可濟蹇亨屯
乎
陛下不自以 宗社之憂為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下之憂亦無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剛於以决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淆
弘昭濬哲之明於以任君子而勿為嬖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量栽培傾覆之命為難諶下
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碞險之情為可畏

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燕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　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

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以求鯁議訏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　面相可否

親按　絲綸都俞一堂乃成　朝著萬幾之義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旱變伊傳接踵

都門晁董公孫昌言盈耳終何補於　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於畜艾機事一去不可為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

清時迺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
冒犯　天威觸怒權倖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垂鑒臣心無他耍　敕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
議如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
俯賜施行蒼生幸甚臣不勝敬懕之至謹具奏
聞
隆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鄭履淳這厮假借陳言妄議
朝廷好生懷奸生事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打一
百棍送刑部牢固監候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劉翀謹

題為應　詔陳言以脩內治以消外患事竊惟自古英君必先內治而後外治未有內不治而能外治者亦未有不內治而能長治久安者近日軍士作亂大同番達侵犯甘肅上焉厪

皇上西北之憂下焉啓宰執安攘之慮然功思告成治必及內固無待於小臣之浮說但臣伏覩近

降　聖旨這本內所言典禮還行曉諭天下臣民事在　朝廷的自有處置關係各衙門行令各官著開誠布公保民體國不許恣意怙勢有負任使臣又伏覩前日　明詔爾內外諸司百

察務實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
盡其忠以見
陛下圖治求言之盛心也臣以菲才備位言責而於
國之利害寧忍緘默不言庸庸保祿以負任使乎
切以大同甘肅患固可憂而其內治未脩尤大
有可憂者焉
陛下試于深宮獨居之時靜思文武之臣平日跡附
先後所託者誰與臨事折衝禦侮所託者誰與
先事運籌決策直言敢諫託以消禍患于未萌
者又其誰與
陛下念及于此良可寒心臣所以寢食不寧日夜闕

心而所謂大可憂者此也然濟濟在廷綽有其
人顧
陛下委任何如耳誠使委任之專不間讒佞則忠臣
義士必有感激思奮共圖內外之治者方今
大孝以成外治將舉而於內治不可不汲汲以脩之
也此臣用是勉誠效公披瞻瀝肝謹以脩內治
一十事條陳于左上瀆 天聽伏乞
皇上法大禹好善之心體成湯從諫之美事在
朝廷者留神省覽事係各衙門者 勅下部院採
擇施行則內治可脩君臣同休國勢等
天日之尊治安同山河之固區區外患自爾潛消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

計開

一緝　聖學臣惟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臣前叨侍　經筵幸聞進講雖虞廷
都俞吁咈之氣象不過如此較之崇異端而
禁道學者霄壤不同臣願
陛下自今緝熙　聖學誠意正心好惡不偏喜怒惟
公　經筵日講有始有卒又必于退講清閑
之燕以所講經書慎思明辨何者為脩身齊
家之理何者為治國平天下之道體貼身心
一措之躬行或有疑難　召選老成講官使之

分直講說以解疑難久則
聖心豁然義理貫通是非邪正昭然明白則德業自
成太平可致
一近正士臣惟正人在位則天道開明朝野肅
清如堯舜親賢而天下治此其明效不可誣
者
陛下登極之初優禮老臣召用名德天下舉欣欣然
而望太平美莫加矣臣願
陛下廓天地之量忘形迹之嫌凡內外文武官員老
成練達公廉才智盡忠報國輸誠愛民者此
皆正人之類也自今視如手足置於腹心託

以股肱之寄使為耳目之資又必勿貳勿疑
惟和惟一使之展布四體以立治功則凡為
之臣者誰不爭相濯磨開誠布公以圖涓埃
之報乎如其不然自有　國法如此則內外
有人緩急可託天下之治自然興隆
一遠佞人臣惟邪人在位則元氣閉塞邦國殄
瘁如堯舜四罪而天下服此雖已往于今可
鑒
陛下登極之初斥逐佞人澄汰冗員天下慶幸至今
無已臣願
陛下平其權衡以驗所為凡內外官員心術正邪踪

跡詭秘攀援附和竊取美官變亂是非誣陷
忠良無事則攘臂横行有事則緘口不言此
皆佞人之類也此等佞人能阿諛爲容逢迎
爲悅若少不加察則墮於計中其誤國敗事
誠不難矣自今必阻而抑之疎而遠之不使
變亂是非顛倒賢否紊壞政事覆敗邦家如
此則舉朝皆正人而天下之事自不傾頹矣

一畏天變臣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
告之近來星隕于上地震于下虫蝗爲孽水
旱作沴非常災變紛紜奏牘之間然變不虛
生必有感召即今奸邪得志貽害善類辨言

亂政叛軍逆命以致番達田賊深入搶殺則其兆應已昭昭者甚可畏也

陛下登極以來宵衣旰食用賢圖治可謂脩省于上矣但臣下不能效忠致有此變臣願

陛下自今　君臣同心恐懼脩省　君盡其道于上臣盡其道于下一政之出與金石同其堅一令之出與四時同其信不朝更而夕改不前前是而後非潛消亂政之臣默奪奸邪之志則叛逆不起邊塵可息人事既脩天變自消矣

一恤民隱臣惟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不

可不養民隱其可不恤乎

陛下登極以來賑恤貧窮蠲免徵徭近又停差拏官可謂恤民幽隱矣但邇者加以師旅饑饉閭閻窮悴生理蕭條言之實為傷心見者無不刺目兼以各處鎮守奏差等官其害不可勝言者臣願

陛下為國愛民益加優恤凡百官在外或有不公不法貪污害民被人訐奏者　勑下都察院移行撫院從公查勘如有回護一體坐罪自今再勿差人一槩拏官以冀假虎張威之勢以中因公徇私之謀如此則官得安位行志民

得安居樂業自無騷擾之害愁嘆之聲也元
氣壯則身強邦本既固國自寧矣
一容諫諍臣惟君仁則臣直為臣子者孰不欲
苟圖便安以保祿位乎但言責不盡則上負
朝廷中負所學下負百姓何顏以立　清朝而
朝廷亦將焉用此人乎是以目擊時弊不避觸忤
不顧利害盡忠諫諍直言論奏要之上以為
國下以為民非為身家計也
陛下近降　明詔欲臣循職盡忠此實禹之好善湯
之從諫之美也臣下將順豈敢後乎臣竊
陛下自今虛己聽言平心察理如其諫奏果為國為

民之謀非一人一家之私或可以消禍患于未然懾姦宄於不萌也必容而納之

勑下部院議其可否可則見于施行縱使過當亦須委曲涵容以開言路不必索垢尋瘢深究其過以塞言路以蔽耳目以棄股肱也如此則天下利害生民休戚得以上達而無壅蔽天下自治矣

一立綱紀臣惟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蓋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也

陛下登極之初總攬乾綱政出于一紀綱不可謂不立也但近有奸邪之徒夤緣囑託排斥異已

是雖名假激揚其實欲快私忿報仇怨耳致
使忠良喪氣權柄下移是豈
國家之福政事之美也臣願
陛下振立紀綱慎重名器自今凡有事機必裁以
聖斷而後施行其黜陟銓選委任該部禁其專陞之
失刑罰獄訟盡付法司絕其報復之非至於
錢穀禮樂之事各付所司惟執要以責成不
紛更而變亂中間奉公守法者固不待於戒
飭其玩法迷惑中藏奸計者曉以利害使各
盡臣職各保身家毋貽後悔如此則楷不下
淡名器必重　朝廷自尊矣

一平賞罰臣惟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人主制
馭天下之大柄賞罰適平則人心悅服否則
物議騷興何以駕馭豪傑鼓舞天下乎
陛下登極之初酬功懲惡惟明克允賞罰不可不謂
平也但邇來有無功受賞無罪罹罰者亦有
功罪相同而賞罰或異者又有冐報功次希
圖陞賞者人心渙散職務廢弛職此故也臣
願
陛下平其賞罰自今付之公議責於所司如天地之
于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不可有一毫
之私果有功也與衆賞之使無功也不得以

濫受果有罪也與衆棄之使無罪也不得以濫及至于功罪相同者不分親疎不論遠近而一體賞之罰之焉則賞罰均平人心自服職務必舉矣

一廣恩威臣惟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于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然政豈有大於戎兵乎盖戎兵凶器所關匪細而驕兵悍卒不可一日不在紀律之中不然則流于寛縦志氣驕横難以制馭今日大同叛軍是一等亂賊乃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也

陛下止誅首惡不問脅從誠天地好生之德也但恐
寘頑玩恃益長驕縱若徒事姑息不振
國威而提師止亂者倘或不恤　國體不爲遠慮
苟且塞責欺罔蒙蔽是又誨而翼之也萬一
各處效尤奸賊蜂起何以處之可畏之甚也
臣願
陛下自今以剛爲主以嚴濟寬
明詔欺罔伸法振威施陰慘于陽舒之中沛雨露于
霜雪之際一張一弛並行不悖或操或縱兩
全無害嚴威峻命常施于驕兵悍卒之衆以
折其縱橫難治之氣而其盡職者未始不結

之以恩讓諭溫詞每施于賢良方正之士以勵其直言敢諫之節而其曠職者未始不制之以法如是則恩威振舉天下懾服矣

一設總制臣惟天下之事有綱有要舉綱以張目則有條而不紊執要以御煩則力少而功多此理勢之必然即今各處邉境事多失機亂日易起其故何哉盖由總制不設卒然有警而鎮守等官各守信地自分彼此不相協濟故耳

陛下登極以来恩患預防總制非不設也但設而不久又况夷性險詐視總制之設否為在已之

出沒其出與沒速如雷電而總制旋設徒勞
無益譬之激西海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殆亦
晚矣欲地方無事得乎近該兵部題設總制
以圖兩全事奉
聖旨是楊一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少傅兼太子太傅仍舊着提督陝西三邊等
處軍務寫勑并符驗旗牌關防都給與他着
上緊前去臣聞之不勝忻躍有以見
陛下奮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得綱要之舉矣臣願
將宣大等處地方照依陝西亦設總制一員
勑下廷臣議舉內外素有才望夙著忠良諳練邊務

大臣二員內選一員設為總制之官付以閫
外之權鎮巡以下悉聽節制陜西在于固原
宣大在于宣府各常川住劄居中制外以綱
統目無事則責成屬官處置兵糧脩設險隘
有警則詳審機宜量調兵馬互相救援臣知
號令一傳將士星馳聯絡勢成彼此恊濟以
守則可固以戰則可勝以攻則無不服也又
必議立定期或三年兩考一換如有陞遷等
項照依巡撫事例必候交代而離任如果有
功仍乞
皇上俯念邊臣不次超擢以勵將來否則

國典具在誰敢輕放若然則禍本潛消任久成功庶無臨渴掘井之患而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嘉靖四年正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户科都給事中臣魏時亮謹

題為時值匱乏之計處時務最要三事以濟艱難以圖久安長治事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支矣仁民則公私告匱矣

皇上冊立 東宮首念 宗藩祿糧之缺東西虜警會集多官安攘之謀 登極布令重軫國家匱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

君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私而切念 國家之計哉

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　天潢乎迺今　宗藩日盛
廪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
厚者猶可展轉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
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遠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
識之士方抱長慮矧目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
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賈誼所謂及今不治

必成痼疾者多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區
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
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何益
宗室最多之處貧困為極矣子弟失教之數不檢
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關實可資為
生養之地伏在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緩圖也
世祿之性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弗成
勢衆易於變生困極易於為暴苟不藉此禮義
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　宗藩條例首載乎此
而各處竝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
原則事可就緒今宜申飭巡撫如例內所謂悉

采　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　宗室中行脩
譽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學一應事宜專責巡
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本原既立然後教授
師生入學出學及稽考賢否中有放縱傷教者
条奏並用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者實舉行
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宜責在提學若地方
大遠并責在該道守巡等官其宗生多處特建
一學衆少處即于府縣軍民學內闢處空地一
所創立一　祖訓堂并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
學教訓專在德行宜訪其性度實加舉檢詢其
素行立為警戒凡貧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訓

教之中更宜申明守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警
覺務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備明宗生各就
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各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
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貧窘
宗室于中有行最著者宜加風勸責令巡撫舉來
在學于常祿外養以訓導官一員之俸舉必真
賢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依所當賑濟及行誼
應舉者亦宜於常祿外量給學米賑之有貧不
能葬者具呈到學量助之其宗生同宜少課文
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所延取醫師
教訓是禮義貧富交相為養誠今日處

宗藩之急務焉但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
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忍而 親郡王之支
派伊邇者何獨忍之況祿厚者坐享貧迫者環
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宗學之建定議
親郡將軍鎮國各仰荅
祖宗之靈深恩之誼特開勸學敦宗之例凡祿萬石
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薄捐十分之
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
衙門逐收作宗學內風行誼賑貧之助斂葬之
用夫勸學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璽書扁額以奬異之各分祿之數歲著為

例此尤宗學所當聯屬之誼也凡此皆不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計宜及今蚤為之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于有餘之外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邀為挾制之術皆如古語也玆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其府州某大縣去處守巡稍便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爭奪可弭但分去原封不遠稍便搬移原分除什物自行變賣外其房屋歸官變賣以助分封房舍之費分封房舍皆限於狹小有制凡分封有王地方正官伏乞著為　令典例得管理　宗藩靡從以防撥置即宗室有異常橫肆者有司仍行暫許拘管守住一面啓知該管　親郡一面徑自奏聞一一著為令焉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地有廣閑其在各處則宗富者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錐之地皆不可不措處者伏乞　嚴限各該撫按守巡者有官

民無碍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若干各給貧宗
抵折祿糧若干彼各令人佃種更嚴查勘之法
除 親王 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干投獻私佔者 嚴勑撫按守巡查
勘并諸人首告除以前不論外以後算該租利
幾何抵折祿糧幾何查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管業但抵折祿米只許敷足三分之一
其二分仍給祿米若以敷足三分之一者凡多
餘田地通行扣出給與別宗此地利所當均者
不容緩也嘗聞非族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可混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怨恫者迺今花生子女禁止
不與口糧而冒以花生抱養汙混　王牒者全
無重罰豈所以嚴族類之辨慰　祖考之心乎
若不嚴立保勘又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
能敵然伏乞　申議除保勘舊規已行外今後
責在　親郡通行嚴禁況　宗室及本家宮眷
親屬收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幷官
府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
給賞銀五十兩或三十兩若已混汙
王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　請定奪黜削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百世經久之計

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庶
幾或以一行可採議者又謂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
郡王遞減又謂宜如漢宋得應制舉及工商各治
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議但
窮則變變則思通苟不可措處冀謀國者重加
留意仰惟
皇上憐貧宗　勑下該部查覆申嚴宗學之法定議
經久之計責在必行專乞　特賜璽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獎諭推祿宗學尚義敦宗凡事體應責
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一

年　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
國家定都幽燕去虜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
則危茲欲大振邊計非選練將士不可欲結士
心非厚充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藉商人中
塩屯田於邊商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邊屯廢而塩課日增商困而官愈困焉去歲
仰遵　明諭　廷議籌邊申重理塩法之一策
特設屯塩大臣選用才望蓋誠有見於此而思
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請
簡用俾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
為塞下非內地也迺今

欽差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江南者兼理江浙湖廣雲南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川等處屯田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屯田在所畧夫屯田塩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地之屯田原與塩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按御史封疆既闊事體亦䟽今徧以大臣兼統之豈惟巡歷之難周亦且查防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地方添一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

明事體專責成保民足

國之計申明連坐降罰幷舉劾不用文字直書其事之條如錢糧逋欠不許離任及申重鑄錢之令一一乞　勅戶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遠近俱要限期　奏報此民窘國匱之當計慮者三也凡此三事實取為拯救匱乏之中要務遭值

聖明躬節儉以先天下尤為救民恤匱之本焉臣嘗伏讀　聖詔

聖旨有曰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大哉　聖謨臣民懽動然伏欲或生於積盛儉德恒隳於不終懇乞我

皇上念　宗藩之至急因以圖未然之防懷邊虜之

至虛求以消脫巾之患計民窘國匱之已甚務

以真聚人守位之謀責在當事嚴議實行經畫

措處於先稽考奏報於後力挽之必勝身任之

弗辭在

皇上遂親親仁民之心　朝廷定安内攘外之畧不

惟艱難匱乏之已濟而且久安長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隆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東南糧運繫關　國計至重乞

勅臺臣兼理以振漕務事臣竊惟法宜更端則不可因循以滋弊事有明効則尤當專任以責成故易稱聖人代作通變宜民而復繼之曰變則通通則久蓋深見夫弊積於法之窮者在所必更而隨時變通斯於治道有裨補也然則糧運之在東南所貴亟通其變不宜仍踵前轍者孰有要于臺臣兼理為最便乎夫浙江之杭嘉湖直隸之蘇松常鎮總轉漕各省較之額數殆居其半營操軍士之仰給京通倉廒之儲畜胥是賴

焉其於軍
國重計關繫誠為不輕往以錢穀隸於戶部専差
主事分任接管立法非不善矣然部屬于所在
官司原無監臨體統事權既殊作為難展文移
之往来規條之約束府縣衛所大率視為故事
未必一一奉行中間猶有不知大體者嘗緣禮
節以忿爭弗思振作者惟圖苟完以塞責因循
日久玩愒成風催徵不前完納常後時當收穫
里鮮登倉之糧期届輸將邑無高廩之積比於
船到水次輙爾講究紛如在有司則徒恤民隱
每欲减省以市恩在軍衛則藉口

國儲復欲取盈於額外偏私各執旬月動淹又其甚也豪猾大戶積粗惡之米而故意耽延以售欺又猾旗軍得欺隱之利而濫行收受以阻衆弊端種種難以縷言彼時監兌主事豈不身涖地方親見其弊勢既難行則亦置之若罔聞兩如昔年嘉湖屬縣軍民兌講未定糧支太遲遂至登城鼓譟舉火傷人揆之事體豈宜有是又况過淮衍悠期抵灣違限船多守凍何以接運于來年軍半逃亡無可稽查于在路運官之通關未掣

國家之儲蓄遲虧漕務至此豈不大壞極弊哉是

以該部科有見于此將浙江江南漕運題覆奉
旨更差臺臣往理行方一年即有次第數年積弛以
與往事廢隊漸舉在起運處所則依期上倉交
兌無爭擾遲滯之虞及轉運到京則如限報部
收納少折耗賠貱之累令行禁止人心罔不貼
然過淮抵灣視諸他省獨早若前所陳數弊一
起而振刷之里甲旗軍莫不願夫臺臣之差
也此雖該院選委得人亦以衙門體統風紀自別蓋
臺臣去
命所按地方有監臨糾察之寄職官賢否率得而舉
劾之軍民利病率得而興革之隨在奉行惟謹

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夫以部臣監兌其弊端漸
積既如彼臺臣往理其明効昭著又如此審時
度勢信當專任臺臣不可仍差部屬明矣近于
隆慶二年復該戶部題奉
欽依選差御史一員前往交代接管隨該都察院題
稱各道俱委乏人别無相應差用查得監察御
史譚啓見駐浙江等處查盤事將告完堪以改
差管理又查弘治二年相沿迄今俱于戶部司
屬内推選督運除今歲專差御史接管外以後
年分不必再差憲臣等因奉
聖旨是這儹運御史准再差一年着譚啓去以後只

照弘治二年例行欽此夫該院具題無非慎差遣以免紛更明職掌以崇體要申議最為周詳已經奉有

明旨何可復易但今日東南漕運非得臺臣理之則事已舉而復墜弊雖革而漸滋將來所必至者況今御史譚啓領差未久旋報陞任去訖即今歲漕糧求如往年早完尚不可得于此弗思過變而通補偏救弊何以維法于不窮乎臣看得屯田印馬原係二事向俱分差臺臣提督專管今該院題奉

欽依將屯田一差歸併印馬事亦不煩人咸稱便見

令兩浙巡鹽御史係是交代接管之差且督理
惟是鹽法及地方水利才力優裕者每以過于
清暇爲嫌又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皆其按屬地
方或撥浙江旗軍兌直隸糧餉並得而理治之
匪若浙直巡按不得相兼比也倘照屯田歸併
印馬事例請
勑一道給付兩浙巡鹽御史欽遵兼理則臺臣不必
專差而漕務有振舉之益部臣可以無差而地
方省供應之需寧不爲善通其變一舉兩得者
哉或者則曰鹽課係運司多官分領巡鹽止提
督之匪若儹運之瑣屑也臣則以在浙江有管

糧察政在直隸有兵備帶管與夫府州縣屬莫不設有管糧佐貳等官而各衙門正官𢌿其專責差御史以理漕糧寔藉以糾察振肅之正與巡塩相類又何瑣屑之有況漕糧塩課均屬

國計詎可軒輊于其間乎或者又曰兩浙塩地廣遠巡歷難周今若此恐顧此失彼矣臣則以糧運在於冬春宜出巡浙之杭嘉湖及直隸之蘇松常鎮清塩法而兼理運事其餘夏秋月分仍於寧紹台温金衢嚴等處遍巡歷焉以專於塩法先後緩急自不相妨且如刷卷清軍各[illegible]例有專責今皆責成巡按御史兼管況漕糧責務

委之巡鹽御史事體尤甚相宜何別有所室礙
也伏乞
勑下該部備將臣所言酌量詳議如果弘治二年事
例不可復行於今日臺臣兼理糧運信可利益
於
國家即便覆題請
旨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浙巡鹽御史查照隆慶
二年三年事例儹運隆慶四年漕糧一面請給
勑書細開糧運應管事務以便遵行督理其按屬府
州縣正官及管糧佐貳等官於每年起運之後
查將怠惰不職漕糧違誤者先行論劾前來該

部即便覆題參處以示懲戒其有職業修舉糧餉早完者俟差滿復

命之日一併分別舉薦以俟錄敘擢用更乞著為定例載之議單每遇年差兩浙巡鹽御史該部隨即請

勅一道給付前去兼理浙江江南糧運庶差不加增而事可畢集其於漕務有裨不小小矣伏乞

聖明留意

隆慶三年五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